

顧城

一九九二年

鬼進城（八首）

○點

的鬼

走路非常小心

它害怕摔跟頭

變成

了人

（星期一）

鬼是些好人

他們睡覺 醒了

就看佈告 游泳

那麼高的在水邊站著

在地下游出一片金子

翻魚 翻跟鬥 吹哭過的酒瓶子

他們喜歡看上邊的東西

一把抓住金黃的

樹葉

鬼有時也會讀：“畢竟他們原來認識”

然後把手放在文件下邊

“這棵水邊的老玫瑰”

他們齊聲 吐出一片大煙霧

傍晚的人說

“該回家了”

他們一路燈影朦朦

鬼不說話 一路吹風

站上寫 吃草 臉發青

一陣風吹得霧氣翻滾

（星期二）

鬼閉眼睛

就看見了人 睜開

就看不見了

一隻嘻笑的風箏。

在夢裡有時看它

現在沿著陽臺的欄幹

它往下跌 鬼小心地下來

滿走廊都是嘻嘻哈哈的

風箏

“人家一半 你也一半”

他打開一件衣服

看裡邊 沒人 又打開一件

有一個短藍的裙子

“第 病 的 蝨浸在水裡”

五 室 蝶

他吃了一驚

他看見一條大紅魚對他看著

魚在生病 牌子上寫

魚從一邊慢慢打他發熱的手掌

(星期三)

星期三進城

鬼想了半天

踩了自己的影子“砰”

的一下

鬼發現自己破了個大洞

米花直往下流

大人五分 小孩三分

再小的兩分

鬼趕緊蹲下來補自己的衣服

又把馬路補好

“砰”的一下 人也破了個大洞

歌聲直往上湧

再也沒聽過景春春的消息

到處爆發了遊行

皇子開始收他冬天的衣服

你在橋上站著

汽車動處火車停

“相思主義的定義是

本來我早就想打了”

小孩

四面八方扔瓶子

(星期四)

鬼審 圓珠筆

繞花

開一朵要三分

圓珠筆繞過一些成人

把他們纏住 滾一個球

把他們吃掉

她改名不留痕跡

圓珠筆芯把一個字吃掉 再寫

姓 未婚

名 厚嘴唇

火山冷 從北方來的

光靠磨嘴皮子是不行的

一個人吐一個人 誰高誰說

“還有三分鐘花就開了”

誰問 空氣逐漸透明

一個人 在書房裡搭衣

服垛子 放領

筆劃越來越少越

一個人畫 鬼就少好幾根頭髮

(星期五)

(他越來越凶)

推人 上玻璃

鬼一退

人到變了有嘴有臉

的大餅 他不敢問自己是不是

倒了 掀開嘴看邊上的汽車號碼

鬼念

一匹馬

五朵雲 五個兵

一匹馬夾在書裡發信 他同時注意到

尖下巴的作者和上邊的蓬鬆腦袋

五個馬 五個兵

往回走 將

枰 平平 枰 五個軍

(他怎麼走都沒希望了)

那是一個北方棋局

葡萄枯黃 士兵英勇 花草茂盛

他第一次在電影裡播新聞節目

(星期六)

鬼

又一次演電影

是：玉米花革命 片頭

好幾個人打他

他說 是旅長師長可以

軍長不行 軍長我還想當呢

你別騙我

一大隊兵在地上送禮

誰不知道 紅梅花開

由綠變紅她是對方的

要人 要就要講條件

花兒為什麼這樣 紅

第一：結婚登記

要改名就改小名 用圓珠筆

第二：學生拿板凳 往天上

扔 不是這麼扔

要三個人踩板凳往天上扔繩子

扔好了 才算風箏

遠處有星星 更遠的地方

還有星星 過了很久

第三：嘻嘻哈哈

他才知道煙囪上有一棵透明的楊樹

他一笑 導演就弄得煙霧瀰漫

(星期日)

“死了的人是美人” 鬼說完

就照照鏡子 其時他才七寸大小

被一疊玻璃壓著 玻璃

擦得非常乾淨

“死了的人都漂亮 像

無影玻璃

白銀幕 被燈照著

過幻燈 一層一層

死了的人在安全門裡

一大疊玻璃卡片

他堵住一個鼻孔

燈亮了 又堵住另一隻

燈影朦朧 城市一望無垠

她還是看不見

你可以聽磚落地的聲響

那鬼非常清楚

死了的人使空氣顫抖

韓波 <醉舟> 胡其德 譯

當我治著無情之河順流而下，
我不再感到樟夫在引導航向：
叫囂的紅番把他們抓去當靶，
把他們剝光，釘在五彩柱上。
所有船員的命運，我不牽掛，
他們運佛萊芒小麥英國棉花。
當喧鬧聲隨同樟夫一起消失，
無情之河任我隨意飄泊天涯。
我跑了一冬，不顧潮水洶湧，
比玩得入迷的小孩還要耳聾，
一個個半島紛紛掙脫了纜繩，
還沒經歷過更得意的喧鬧聲。
暴風雨祝福我在大海上甦醒，
比瓶塞子還輕，我舞於波上，
舞於人稱海難者永恆的搖床，
一連十夜無愧風燈的傻眼睛。
清甜賽過孩子愛吃的酸蘋果，
綠水滲透了我的冷杉木船殼，
洗掉藍色酒痕和嘔吐的痕跡，
並且沖掉了我的錯和我的舵。
從此，我沉浸於大海的詩裏，
海洋泡滿了星星，一片乳白，
我飽餐藍天綠水，那裏偶爾
漂來沉思的浮屍蒼白而狂喜。
那兒，在燦爛日照下，狂想
和緩慢節奏之水突然染了藍，
發酵出苦澀的愛之點點黴斑，
比酒精更烈，比豎琴聲更廣。

我熟知在閃電中裂開的天穹，
龍捲風、i回瀾、急流與傍晚，
黎明像一群鴿子般冉冉升空，
我見過人們只能幻想的奇觀！
我見過染上神祕恐怖的落日，
閃耀著長長的、紫色的凝暉，
也見過波浪很像古劇的演員，
滾向遠方，如百葉窗之微顫！

我夢見耀眼白雪中的綠之夜，
一個吻緩緩升到大海的眼前，
夢見聞所未聞的元氣的循環，

夢見磷光歌手黃與藍的覺醒！
我曾一連幾個月把長浪追逐，
衝擊礁石如歇斯底里的母牛，
沒有想到馬利亞發亮的雙足，
能強逐牛群回到喘息的大洋！
您知我撞上奇妙的佛羅裡達，
誤將人皮豹的眼睛當作繁花！
也誤以為海平線下繃緊如韁
的彩虹，套著淺綠色的群馬！

我見過魚簍般的大沼澤發酵，
那兒，怪獸在燈心草中腐爛，
見過大浪傾頹化作平靜無波，
見過遠景像瀑布般注入深淵！
見過冰川銀日、珠浪、炭天！
見過棕色海灣底醜惡的擱淺，
那兒，被臭蟲所吞噬的巨癖，
自斷柯墜下，帶著黑色異香！

我本想給孩子看碧波的網魚，
那些金光閃閃、會唱歌的魚，
但浪花泡沫捲我離開錯地，
不可名狀的風不時添我雙翼。
偶爾像烈士倦於寰宇的漂泊，
大海以其嗚咽輕輕搖我曳我，
向我升起有黃色吸盤的影花，
我駐留原地，如長跪的婦人。

我像座浮島，搖盪滿船紛爭，
和唧唧喳喳的金眼鳥的糞便，
我航行，而穿我易斷的纜繩，
浮屍倒退著飄進來稍作睡眠！
而我是迷失在海灣青絲的船，
被颶風捲上飛鳥不到的太虛，
鐵甲艦以及漢撒同盟的帆船，
無法撈起我醉於水中的骨軀。

自由自在冒煙，被紫霧騰起，
我鑽破像堵牆的淡紅色的天，
它滋生太陽之苔，蒼穹之涕，
這對優秀詩人正是美味盛宴；
我奔馳著，沾著電光的月牙，
我這瘋狂木板由黑海馬護送，

當七月揮舞棍棒把青天捕塌，
一個個灼熱的漏斗從天空掛；
我全身口多睬，百裡外就聽得
那發憤的河馬，咆嘯的准渦，
作為靜止蔚藍永恆的紡紗工，
我懷念有古老護牆的歐羅巴。
我見過星星的群島，在島上，
狂亂的天門，向航行者開啟：

你是否在無底夜安睡流放，
百萬金鳥，啊！未來的活力？
但我真的哭多了！黎明愁人，
一切月亮皆酷一切太陽均苦，
辛辣的愛充塞我以醉的昏沈，
啊！願我龍骨斷裂葬身大海！
假如我嚮往歐洲之水，那是
黑而冷的水謹，芬芳的向晚，
一滿懷惆悵的小孩蹲在那兒，
放一隻薄脆如五月蝶的紙船。
波浪啊！浸透你的頹喪萎靡，
我不能再追隨運棉船的航跡，
既不能穿越驕傲的各色旗幟，
也不能在蔓船的厲眼下遊弋。

永 別

已經是深秋！——何必惋惜永恆的陽光，既然我們立誓要找到[神聖之光](#)——遠遠離開那死於季節[嬗替](#)的人。

秋天。我們的航船在靜止的霧靄中轉向苦難之港，朝著沾染了火與污穢的大空下的都城駛去，啊！衣衫襤褸，雨水浸壞的面色，喝得爛醉，把我釘死在十字架上的千萬種情愛！這吞食無數靈魂、無數屍體的鬼女王，她決不肯就此甘休，而且億萬死去的靈魂還要接受審判！我看見我的皮肉被污泥濁水和黑熱病侵蝕蹂躪，頭髮、腋下生滿蛆蟲，心裡還有大蛆蟲輾轉蠕動，我躺在不辨年齡，已無知覺的不相識的人中間……我也許就死在這裡了……可怕的景象！我憎恨貧窮。

我怕嚴寒的冬日，因為那是需要安全舒適的季節！

——有時我看到一望無際的海灘上空佈滿[潔白如雪](#)、歡欣鼓舞的國度。一艘金色的大船，在我上空有彩旗迎風搖曳。我創造了應有盡有的節日，應有盡有的勝利，應有盡有的戲劇。我還試圖發明新的花卉，新的星辰，新的肉體，新的語言。我自信已經取得超自然的法力。怎麼！我必須把我的想像和我的記憶深深埋葬。藝術家和說故事人應得的光榮已經被剝奪！

我呀！我呀，我說我是占星術士或者天使，倫理道義一律免除，我還是帶著有待于求索的義務，有待於擁抱的坎坷不平的現實，回歸土地吧！農民！

我受騙了，上當了？仁慈對於我是否也是死亡的姐妹？

最後，因為我是靠謊言養育而生，我請求寬恕。好了，好了。

什麼伸出友誼之手？到哪裡去尋求援救？

王道乾譯《[地獄一季](#)>>